

可在马蒂斯看来，就遏制中国来说，美国两党存在跨党派的共识，拜登有与特朗普一脉相承的地方，这一点，不会因为他本人与特朗普的矛盾而不予承认。

然而，将马蒂斯等人的论调细加梳理，就会发现，其中有很大的逻辑漏洞。美国、日本、印度和澳大利亚——这四国与中国是文明冲突吗？这四国难道是一种文明？如果说“五眼联盟”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都有盎格鲁-撒克逊背景，都算是基督教新教伦理“武装”起来的国家，都是资本主义国家，在文明上有不少共同点的话，美、日、印、澳绝对谈不上是同一种文明。

尽管二战之后，美军占领日本，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堪称日本“太上皇”，可日本文明是否彻底改变成美国文明了呢？显然没有。日本仍维系着天皇的存在。就连麦克阿瑟到了日本后，都不得不慨叹，在日本“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”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·本尼迪克特1946年出版的《菊花与刀》，如今读来，譬如日本的“耻感文化”，与西方的“罪感文化”，是否依然罅隙如故呢？

下图：菅义伟访美期间向阿灵顿美军公墓献花，此地安葬着二战时期对日作战的美军牺牲者。



在她的研究成果看来，日本人“爱美而又黷武，尚礼而又好斗，喜新而又顽固，服从而又不驯”中，绝大多数是否并没有改变呢？另一方面，世人皆知，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着较深的渊源。

印度也同样如此。尽管早在2017年11月特朗普东亚行大谈所谓“印太战略”时，就狂言要在“印度-太平洋区域”寻找具有共同“民主价值观”的朋友共同遏制中国，可特朗普当时如果读一读印度宪法，一定会感觉哪儿不对。印度宪法开篇就是这么一句——“我们印度人民已庄严决定，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……”无论特朗普，还是拜登，是否愿意美国也成为一个“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”呢？

即以美国与澳大利亚而论，美国经过独立战争之后，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，如今也不是英联邦国家。而澳大利亚则要到1901年才遵循此前一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“澳大利亚联邦宪法”和“不列颠自治领条例”得以成立澳大利亚联邦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议会通过《威斯敏斯特法案》，大英帝国名义上也解体，澳大利亚才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。即便如此，澳大利亚目前仍是英联邦成员，政治体制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，国家元首理论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。

美日印澳，四个国家，四种文明，却被马蒂斯表述成四国联手，能“大大提高西方文明世界战胜中国的胜算”，如此看来，马蒂斯起码是想让日本文明、印度文明彻底覆灭，统统改作西方文明。不知道印度、日本答不答应？

哪有什么亚洲版北约？

针对马蒂斯的言论，美国战略问题专家戴维·克劳德分析称，早在2007年，所谓“四国联盟”的最早形式就曾出现过，后来却瓦解了。

回看那段距今为时并不太长的历史——2007年9月，美、日、印、澳和新加坡五国曾举行“马拉巴尔07”联合军演。当时，美国派出了13艘舰船参演。主场参演的印度，则由当时的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纳拉帕特教授极力鼓吹——要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，提议该体系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(NATO)，称为北美-亚洲条约组织(NAATO)。当时，刚担任日本首相又号称因为健康原因辞职的安倍晋三，则在他的书《走向美丽之国》中，提出可在亚太地区组建由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四国战略同盟，并形成“集团化”，演变成亚洲版的北约。

然而，近15年过去了，纳拉帕特和安倍的梦想并没有实现。至今为止，美日印澳合起来闹了一阵子了，也形成不了类似北约的条约。

在军事事务上，美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协调确实达到了新程度，例如其空中战斗机主力都在慢慢转化为F-35系列，但印度购买F-35的可能性却是很渺茫的。在克劳德看来，印度不愿意取消与俄罗斯之间的大笔军火交易，包括令美国倍感头疼的S-400防空导弹系统。这本身就证明了亚洲版北约无法建立。当然，单以此论亚洲版北约成立不了，看起来似乎确实有偏颇之处。以北约而论，